

# 星雲大師和佛光山與中國佛教文化的 現代振興

何建明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暨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教授

## 一、引言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曾經創造過舉世矚目的輝煌文明。可是到了晚清，在東西方船堅炮利的衝擊下，內憂外困使中華民族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於是，救亡圖存成了近 100 多年來中國人最急迫也是最沉重的歷史使命。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再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抗日戰爭，直到今天，無數的中華兒女和仁人志士為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而拋頭顱、灑熱血，前仆後繼，書寫了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過去，我們許多人將這場持續 100 多年來的救亡圖存運動簡單地理解為一種政治運動和經濟運動，實際上，它更是一場文化運動。兩千多年來世界文明的歷史發展和近 100 多年的救亡圖存運動，如果離開了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傳承和創新，中華民族必將失去自身的民族國家認同（或民族特性），中華民族仍然沒有擺脫滅亡的命運。缺乏文化傳承與創新的政治更新和經濟發展，只表明一個社會體的存活樣態，而不能表明一個民族文明的延續與發展。中華民族的延續和發展，離不開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傳承和創新，當然就離不開中華優秀佛教文化傳統的傳承和創新。

因此，在近 100 多年來的中華民族救亡圖存運動中，有一支常常被我們忽視或輕視的民族救亡先鋒和傑出人物隊伍——以楊文



中國百年來的高僧與居士大德代表，上排左起：楊文會、寄禪法師、宗仰上人、太虛大師、印光大師、弘一大師、虛雲和尚。下排左起：法尊法師、巨贊法師、東初法師、印順導師、歐陽竟無、趙樸初、星雲大師。

會、寄禪法師、宗仰上人、蘇曼殊、太虛大師、印光大師、弘一大師、虛雲和尚、法尊法師、巨贊法師、東初法師、印順導師、歐陽竟無、呂澂、趙樸初居士和星雲大師等等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佛門高僧大德，他們為中華民族的救亡和振興所做出的偉大歷史性貢獻，絲毫不亞於那些在政治、軍事、經濟和科學技術等領域做出過傑出貢獻的人們。

近 100 多年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中，最耀眼的、對現代文化和思想影響最為深遠的，無疑是佛教文化。從清末的魏源、龔自珍、林則徐、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到民國成立以來的熊希齡、蔣維喬、梁漱溟、馬一浮、楊度、熊十力、牟宗三，乃至學術界的胡適、湯用彤、陳垣、陳寅恪、季羨林，金克木等等，都與這場佛教文化復興運動有著直接的關係。

1949 年以後，中華佛教文化在兩岸的傳承和創新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態勢。在大陸，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直到改革開放以後，現代人間佛教的旗幟，通過趙樸初居士和淨慧長老等一批教內先進的積極努力才逐漸樹立起來。而在台灣地區，佛教文化經過佛教界許

多高僧大德和廣大善信 70 多年的探索和創新，以佛光山、慈濟功德會、法鼓山等為代表，已經成為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在現代傳承和創新的重要標誌。

近些年國內外有關星雲大師與佛光山、印順導師與人間佛教、證嚴法師與慈濟功德會、聖嚴法師與法鼓山，以及台灣佛教史的各種學術研究成果已經不少，並在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進展，我在這裡就星雲大師與佛光山對佛教文化傳統的傳承和創新的問題，略抒己見，願就正於各位讀者。

## 二、星雲大師和佛光山教團對佛陀教法和中國佛教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星雲大師在《佛法真義》中專門談到「傳承」，他說，歷來佛法中信仰的人不少，但是存在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許多人不懂得傳承。他這裡所說的傳承，當然不是指過去子孫廟中傳承寺廟財產，而主要是指寺院的住持傳承和法脈傳承。住持的傳承是佛教制度層面，法脈的傳承是佛教的精神層面。印度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拈花微笑，將「涅槃妙心，實相無相」的佛法傳給大迦葉，大迦葉又傳給阿難尊者，代代相傳，直到 28 祖達摩祖師，一葦渡江東來，傳法給慧可，慧可再傳給一代一代的祖師，從而有了中國禪宗持續至今的傳承和發展。

在佛教的歷史傳承當中，佛陀的教法當然是最為核心的。大師在《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中指出：「『佛教』是佛陀對『人間』的教化，佛陀所開示的一切教法，都是為了增進人間的幸福與安樂，所以，『佛教』就是『人間佛教』。」因此，星雲大師將「人間佛教」闡釋為「佛說的，人要的」。以「人間佛教」為宗風，以「星

雲模式的人間佛教」為標榜的佛光山教團，正是在星雲大師的引領下，自覺繼承和發揚了佛陀所開創的人間佛教精神傳統。

星雲大師早年曾在焦山佛學院接受太虛大師所領導的人間佛教之僧伽教育，他曾自述從那時起就追隨太虛大師「大乘以佛為本」的教法。太虛大師曾說，大乘以佛為本，就是指「大乘法即佛自證法，亦即依佛本願力以教化眾生的法」。星雲大師和太虛大師一樣，非常強調他所宣揚的佛法和人間佛教，就是釋迦牟尼佛教的根本教法。

1953年，大師來台不久尚未完全安頓之時，就先後撰寫了《釋迦牟尼傳》、《十大弟子傳》等志在繼承和弘揚佛陀教法的著作，自述「在撰寫《釋迦牟尼佛傳》時，常常被佛陀大公無私的精神所深深感動而熱淚盈眶。尤其了解佛陀一生的行誼之後，我知道佛陀不但是一個教育家、宗教家，還是一個革命家」。他在《釋迦牟尼傳》的開篇就說：「釋迦牟尼佛出生在人間，生長在人間，成佛亦在人間。他是我們長夜漫漫的人間慧燈，他是我們苦海茫茫的人間舟航。」「他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告訴我們求得解脫的方法，指示我們應行的大道。他留在這人間的佛法，無一不是從他大智覺海中流露出來，無一不是我們離苦得樂的方法。」這部《釋迦牟尼傳》至今印行了上千萬冊，影響了許多海峽兩岸的年輕人信奉佛法、弘揚和實踐人間佛教。

星雲大師對佛陀教法的自覺繼承和弘揚，追隨著佛教中國化的歷史傳統。東晉時期的道安大師是公認的佛教中國化的開創者。道安大師自覺地拋棄了「格義佛教」的傳承，而積極選擇和闡揚大乘般若思想，與其同時代的鳩摩羅什大師進而大力引進和譯介大乘般若經典，從而使得在佛教中國化和中國佛教宗派的成立過程中，形

成了鮮明的以大乘般若思想為中心的佛教傳統。星雲大師所繼承和弘揚的佛陀教法，正是這一大乘般若學傳統。他曾說到，《般若經》在佛陀的說法當中占用了 22 年的時間，可見其重要性。只有般若，才能讓我們認識緣起性空，體證緣起性空。而緣起性空正是佛法的根本教義。他還指出，作為佛教中國化最重要的成果是禪宗六祖惠能大師所著的《六祖壇經》，而在這部重要的中國佛教經典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般若品〉。因此，星雲大師無論是講解佛經、指導信徒學習佛經，還是安排各級佛學院和佛教研究院的課程，《般若經》都是必讀的重要經典。

星雲大師所領導的佛光山教團，自覺地繼承和發揚了中國佛教的禪宗法脈和優良傳統。太虛大師在〈中國佛學〉中，明確地將禪看作是中國佛教的最主要標誌，認為「中國佛學的特質在禪」。星雲大師在《六祖壇經講話》中說到：

禪宗講究傳承，講究一脈相傳。在六祖大師之前，歷代祖師均以衣鉢為傳承信物；到了六祖大師以後，雖然不再授衣傳鉢，可是他提倡無盡燈，也就是要我們每一個參禪的人把禪法燈燈相傳，所謂「推春日久工夫熟，祖宗勤挑無盡燈」。只要我們舂米、推磨的功夫日深，鐵杵終能磨成繡花針。只要我們參禪有所得以後，所謂「一花五葉，分燈無盡」，過去歷代祖師的大法，就要靠我們點燃無盡燈，燈燈相傳，才能賡續不絕。

星雲大師所承繼的正是志開上人所傳的宜興大覺寺祖庭臨濟宗第 48 代禪宗法脈，並於 1985 年 9 月 22 日，又將正法遞付臨濟宗第 49 代、佛光山第 2 代住持心平和尚及心定、慧龍、慧開、慈莊、慈惠、慈

容、慈嘉、慈怡、依嚴、依敏、依融、紹覺、依恆、依空、依諦等人。

大師在心平和尚晉山典禮中明確地指出，佛光山僧團將嚴格遵守佛陀指引的「依法不依人」的教法，法治重於人治，世間之事並不是「非我不可」，佛法的弘揚、社會的淨化，要靠大家共同來成就。他還特別強調指出：「佛光山人西方去，摩迦行者東土來；來來去去均如是，永做世間閒忙人。」這是他很明確地將禪宗一脈追溯至釋迦牟尼佛和迦葉尊者。也就是說，他所開創的佛光山僧團所傳承的禪宗臨濟法脈，不僅是中國佛教的傳統，也是佛陀教化的傳統。從此，佛光山僧團的法脈傳承和住持更替，明確地寫入《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組織章程》當中，成為佛光山僧團永久遵循的法規。

正是因為星雲大師和佛光山僧團自覺傳承的是禪宗的臨濟宗法脈，因此，他們也很自然地積極繼承和弘傳了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的優良傳統。星雲大師曾明確地指出，自從六祖大師的行化大開以後，馬祖創建了叢林，百丈建立了清規，自此千餘年以來，禪者都很重視遵循這些規範：其一，自食其力維持生活，不可傷害修道禪人；其二，不壞團體家風信譽，不自宣說自我成就；其三，每日必有發心作務，修福修慧感恩知足；其四，物質生活愈淡愈好，重視師承樹立宗風。大師開創佛光山，建立佛光山教團，就是要繼承和發揚中國佛教歷史上的叢林傳統。

到過佛光山或與佛光山的法師有過接觸的人會發現，佛光山的法師們幾乎都在忙於各種接待和其他各項事務，而且工作做得非常認真，非常仔細，又很有成效，不得不令人敬佩，但同時也會生起一種感覺：佛光山的法師還有時間修行、出坡嗎？如果不修行，也不出坡，還能算是出家人嗎？事實上，這是對佛光山僧團修行方式的極大誤解。

星雲大師所領導的佛光山僧團，自覺地繼承和發揚了中國佛教在唐代百丈懷海所開創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修行傳統。星雲大師曾說，從惠能大師到馬祖大師和百丈大師，禪門都明確制定和形成了「自食其力維持生活」和「每日必有發心作務」的傳統。星雲大師對許多人誤解禪修生活即為禪堂生活給予了回應，他說：

惠能八月舂碓，親自作務，實為他進入悟道的不二法門。離開了生活，固然沒有禪；離開了作務，更無法深入禪心。自古以來，像百丈的務農、雪峰的煮飯、楊岐的司庫、洞山的香燈、圓通的悅眾、百靈的知浴、道元的種菜、臨濟的栽松、瀉山的粉牆……處處都說明禪者非常重視生活的實踐。

大師還舉例說，趙州禪師回答問者「什麼是禪法？」趙州指示他去洗碗，再有人問什麼是禪法？趙州告訴他去掃地。因此學者不滿，責問趙州，難道洗碗掃地以外沒有禪了嗎？趙州不客氣地說道：「除了洗碗掃地以外，我不知道另外還有什麼禪法！」大師也因此向我們解釋了，為什麼佛光山的法師們看起來每天都在為各種接待和其他事務而忙忙碌碌。他們正是通過各種忙忙碌碌的生活和作務而修行。

星雲大師所領導的佛光山教團不僅自覺繼承和弘揚佛陀教法的傳統、佛教中國化和中國佛教的歷史傳統，還積極地傳承和推進太虛大師等近代佛門先進所開創的現代人間佛教革新傳統。星雲大師多次強調太虛大師對他的重大影響，早期焦山佛學院的僧教育，使他脫胎換骨，真正步入到現代佛教之路。他曾自述從 20 歲那一年起，就追隨太虛大師的革新佛教理念，冒著生命危險，企圖整頓寺

院，但功敗垂成，因而發願在有生之年，一定要盡一己之力復興中國佛教，後來果然「願不虛發」。

事實上，星雲大師曾自述，他雖然很早就在南京的律宗道場棲霞山出家為僧，但是，只有到了焦山佛學院，接觸到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之後，「人間娑婆世界的教主是釋迦牟尼佛，我才恍然大悟，佛教的中心領導者，應該是釋迦牟尼佛。所以我曾經在年輕的時候，也不自量力的寫過《釋迦牟尼佛傳》，就更進一步的知道，佛陀是人間佛教的教主，也是我們信仰上的領導中心」。這也正是他闡揚人間佛教理論，探索人間佛教實踐，實現現代人間佛教創新的基礎和出發點。

### 三、星雲大師與佛光山教團對佛教傳統的現代創新

星雲大師和佛光山教團對於中國佛教文化的歷史貢獻，除了自覺地繼承和發揚中國佛教文化的優良傳統，更重要的是對佛教在當代的調適進行了契理契機的創新性探索，建立了影響國內外的「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形態。他曾說：「由於我在焦山佛學院求學時，參加過太虛大師辦的『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對於建立『新佛教』，也有一些理念，佛教一定要注重內憂外患，總之，佛教需要革新。」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星雲大師開始立志「從事新佛教革新運動」。（《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第六章）他多次說到「我革新佛教運動是一生志業」，但是革新佛教不是要改造佛教，而是為了使佛教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為了使佛教更能夠融入現代社會和現代人心。

首先，星雲大師用最貼近現實生活需要的各種方便，對佛陀教化的人間佛教進行了契理契機的現代闡釋。

星雲大師自年輕時就筆耕不輟，至今已經出版了數百部著作，4千多萬言，是近百年來中國佛教界繼太虛大師之後，與印順導師堪稱「雙璧」的文化弘法大師。如果說太虛大師主要是從思想上闡釋現代人間佛教，印順導師主要是從學術中闡釋現代人間佛教，那麼可以說，星雲大師主要是從文化中闡釋了現代人間佛教。

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思想的現代闡釋，既體現在他那4千多萬言的親口所說、親筆所寫的著作中，也體現在他引領佛光山教團先後建設的「三寶山」（佛光山——僧寶山、佛陀紀念館——佛寶山、藏經樓——法寶山）、遍布於世界各地的佛光山別分院道場、大中小學幼稚園、佛學院、圖書館、博物館、編藏處、電台、電視台、出版中心，以及各種出版物、大型弘法講座、大型弘法活動、歌詠隊、梵唄音樂會、國際佛光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讀書會等等各項文化、教育、慈善和共修的事業與活動當中。

## 佛光山 (三寶山)

FGS TRIPLE GEM MOUNTAIN

僧寶山 Sangha

佛光山寺 Fo Guang Shan Monastery

法寶山 Dharma

藏經樓 Sutra Repository

佛寶山 Buddha

佛陀紀念館 FGS Buddha Museum



佛光山三寶山總體布局圖

星雲大師曾說：「今日佛教最大的毛病，就是把佛法和生活分開，信佛教信了幾十年，但貪瞋痴還是非常的重，深入藏經的道理能說一大堆，但對人我是非得失就是不能放下。」他認為，佛教一旦離開了生活，就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佛法，也不是指導我們人生方向的指南針。佛教如果不能充實我們生活的內涵，那麼佛教的存在就沒有意義。「佛陀的教化，本來就是為了改善我們的人生，淨化我們的心靈，提升我們的品質」、「我一生的理想，就是弘揚人間佛教、生活佛教」。他還說，「佛法中的發心，可以運用於我們的家庭生活上，敦親睦鄰、孝敬親長、友愛手足、幫助朋友」、「佛法不是空中畫餅，嘴上說說而已，應該身體力行，徹底實踐，不可以把生活和佛教分開」。因此，星雲大師總是最貼近生活需要的方式去闡釋佛法的真義，確立佛光人的工作信條就是：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這實際上也是他和佛光山教團闡釋人間佛法的基本原則。

《佛法真義》是星雲大師年屆九旬高齡出版的一部全面闡釋現代人間佛教思想的巨著，集中體現了星雲大師 70 多年弘法生涯的結晶。正如星雲大師在該書的〈自序〉中所說：佛陀的全部教法，都集中於慈悲、智慧和平等，「我們今天的佛教界，究竟能不能把佛法真義講出來而不去違背佛陀的本義呢？」比如，天堂地獄觀念，是用地獄來嚇唬人的，還是用天堂來激勵人們追求美好生活？佛陀所講的苦，是說人生是苦海而無希望，還是說苦能增上、能堅強？佛教所講的空，到底是消極的，還是積極的、有建設性的和有成就性的？因此，他要「對於佛教一些錯誤的說法，失去了本來的真義，總要提出來做一些修正，體會佛陀的本懷是什麼，比如，不當的放生，反而成了殺生的愚行」、「不如法的撞頭鐘、燒頭香，

假藉這許多迷信來招搖撞騙」。因此，《佛法真義》一書以 300 多個主題詞，用通俗易懂的現代語言，將佛法在當代的話語和概念，創造性地進行了方便闡釋，令人耳目一新。除了 2016 年出版的《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之外，大師 2019 年又出版《我不是「呬教」的和尚》，在這兩本書中都以簡潔的篇幅進一步集中闡發。

其次，星雲大師對現代佛教的弘法利生方式進行了全新的探索，開創了多項歷史性第一。

星雲大師多次談到，他之所以數十年如一日從事革新佛教的事業，「就是一切都是『為了佛教』」。正是因為始終抱持著革新佛教的理念和目標，他因此開創了中國現代佛教史上的一個又一個第一。1994 年符芝瑛完成星雲大師傳記《傳燈》的寫作，她在書中總結了星雲大師和佛光山教團開創了世界佛教史上的 50 個第一，如：佛教歌詠隊、電台弘法、第一張唱片、電視弘法、第一間講堂、在國家殿堂弘法、第一本精裝佛書、信徒穿著制服、每月印經、僧眾等級制度、環島布教、佛門紀念品、青年學生會、民眾講習班、兒童班、星期學校、萬佛殿、幼教研習、光明燈、使用幻燈機及投影機弘法、佛化婚禮、印度文化研究所、大專夏令營、都市佛學院、如意寮、安寧病房、檀信樓（信徒服務中心）、報恩法會、信徒香會、供僧法會、高樓寺院、世界佛學會考、禪淨密三修法會、回歸佛陀時代千萬人集會、短期出家、佛教藝術展覽館、《佛光大藏經》、三軍及離島布教、國際佛光會、200 人印度朝聖，等等。正如 2015 年出版的《貧僧有話要說》中所說：「大師為了佛教，改革創新，數十年後，讓佛教梵唄進入國際舞台，舉辦萬人歌頌偉大的佛陀音樂會，萬人禪淨共修法會等，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

積極進行適應時代發展要求和人生現實生活需要的弘法方式的創新，使星雲大師和佛光山教團隨時隨地都將佛法融入到不同的社會和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使佛法不再那麼高深莫測容易引起誤解，而是成為人們積極地面對各種生活和工作中的危機與挑戰的指路明燈：「有佛法，就有辦法。」

第三，星雲大師和佛光山教團在傳承佛陀的教法制度和中國佛教歷史上的叢林清規制度基礎上，對現代教團制度建設進行了全新的探索，開創了堪稱典範的佛光山僧團、國際佛光會。

相比於印度和其他地區的佛教，叢林制度在唐代的建立無疑是中國佛教最具特色的創新之一。在〈佛法真義·走江湖〉一文中，星雲大師說，在唐代，馬祖道一禪師駐錫在江西，他的學問好，道德高，建立叢林制度，讓十方學人能夠安心辦道，得以有規模的學習，這就是所謂的「馬祖創叢林」，就如同現今的學校，所以經常有各方的學者前往問道求法。但是，星雲大師並不是照搬傳統叢林制度，而是堅持「集體創作、制度領導、非佛不作、唯法所依」基本原則，「在星雲大師領導下，佛光山除了保存傳統佛教的禮儀清規，更洞悉現代社會的趨勢，把制度化的管理系統帶入佛教」。星雲大師傳記《傳燈》的作者符芝瑛將佛光山教團稱之為「傳統叢林現代版」，也就是說，星雲大師將佛光山教團的制度建設在原有的傳統叢林的基礎之上，進行了全新的現代管理制度化。

星雲大師和佛光山積極引入了類似於現代公司治理的董事會或理事會制度，建立了健全的宗務委員會制度，在宗務委員會之下設立宗務堂和都監院（相當於總管理處），統攝寺務、信眾、慈善、福利、工程、財務、人事、典制等 10 個監院，另有教育院、文化院、長老院、傳燈會、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佛光淨土文教基金會、佛光

山慈悲基金會、佛光山百萬人興學委員會、國際佛光會及海內外別分院等，共 300 多個單位，如今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善的五院（長老院、都監院、文化院、教育院和慈善院）十四會（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佛光淨土文教基金會、人間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佛光山慈悲社會福利基金會、佛光山電視弘法基金會、佛光山宗務發展策進委員會、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國際佛光會發展委員會、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國際佛教促進會、佛光山功德主總會、佛光山修持中心、人間福報社、佛光緣美術館）的全新組織系統。各院會都有嚴格的制度化管理體系，如人事制度、教育制度、財務預算制度，乃至吃飯的制度等等。這套管理制度的最大特點，我認為就是傳統叢林制度與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完美結合：一方面，有著嚴格的剃度、傳戒、傳法、早晚課、過堂、出坡、法事、講經、行腳、閱藏等傳統叢林規範，另一方面，財務實行預算和監督、人事實行資歷和職務分類、宗務委員會和各別分院中心及部門實行任期和民主選舉與監督，等等。限於篇幅，在這裡不再展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星雲大師的引領之下，佛光山教團於世紀之交明確提出了建立佛光宗的構想：1. 八宗兼弘，僧信共有；2. 集體創作，尊重包容；3. 學行弘修，民主行事；4. 六和教團，四眾平等；5. 政教世法，和而不流；6. 傳統現代，相互融和；7. 國際交流，同體共生；8. 人間佛教，佛光淨土。經過 50 多年的努力，佛光山從理論、制度到實踐，都逐漸成熟起來，已經成為中國現代佛教史上最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佛教宗派。

#### 四、結語

星雲大師非常重視佛教的社會功能和文化價值。大師曾經說過，佛教是一個護國愛民的宗教，教主釋迦牟尼佛不但愛護人民，也愛護祖國。他曾經為了保衛祖國迦毗羅衛國免受琉璃王的大軍侵略，不惜三番兩次的日中路口，以阻止琉璃王的大軍攻打迦毗羅衛國。六祖惠能大師也是一個非常護國愛民的大師，他講經傳道，維護社會的秩序，給社會增加道德的力量。自古以來，佛教在國家、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具有淨化人心、維護社會秩序、輔助王教之功。佛教可以說是人民精神的重鎮，因為有佛教，社會人民自有因果、道德觀念，佛教可補法律的不足，可輔佐政治的清明。因此，傳承和創新中國佛教文化的優良傳統，使佛教成為當今社會的一支和諧、穩定的力量，一直是星雲大師和佛光山教團努力的目標。

如果沒有傳承而只有創新，那只能算是新興宗教；如果只有傳承而沒有創新，任何宗教必將走向沒落而被現代社會所淘汰。星雲大師和佛光山教團以智慧和慈悲，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也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發展及人類文明的傳承與創新，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